

短篇合集

本章为《晨昏之间》世界观下的短篇番外合集，将收录所有《晨昏之间》世界观下的短篇番外（是短篇，很短，字数均在800-2000内，而收录在正文合集的番外字数均为2000以上），以此完善世界观和丰富角色形象，一些此前没有在正文中出场的角色将迎来自己的番外。本章所有篇章之间没有连续性，是一个个独立的小故事，在形式上与《晨昏之间》正文合集一样，将持续更新

以下为正文。

God

13没有见过神，但好像有一个神存在于她的心中。

06走了过来，拍拍她的肩。“发什么呆呢？起来干活啦。”她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们要在这半天内收拾好被盗窃的情报屋，然后报告给警卫局。

见09手里抱着一堆杂七杂八的废纸从屋子里出来，13终于开口说道：“Oh My God。”

“别感叹这感叹那的了，快帮我们收拾。——话说，这屋子不是你自己的吗？”同伴催促着，扯着她的外套。

九月是初秋，初秋的晨曦是最美的，初秋的黄昏也是最美的。风很大，没有云，又好像满天都是云，全被染成了饱和度高的大红色。

13向来喜欢极端，喜欢极端的天气，最好整个天空都别是蓝色了。她就是个古怪而又极端的人。她拎着匕首，哼着小曲儿，衣冠不整，白色风衣上染上了夕阳的血色，一头乱七八糟的短发末端扎了一个快要散掉的小揪揪，随风张牙舞爪。她想起来什么，往衣袖上别了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徽章。“百合警卫局-谋权篡位组”。

迎接她的是14，在小巷子里。她们冷眼打量了对方一番，终于，13打破了尴尬的空气：“Oh My God。”

14在洗脑，她不听，或者说她已经听过无数遍，或者说她已经无法再认同对方的话了。她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随心所欲，眼神里全都是“啊对对对”。

14颇有埋怨，希望13听一听她说的话。

“OMG，我当然会一直在你们这边啊。”13终于说话了，显然是不耐烦了对方的说教。

14说：“那就别老跟一二点五的人待在一起。”

“这不是多潜伏一段时间，帮你刷刷业绩嘛。”13百无聊赖地玩弄着匕首。

“Oh my god。”

14抿嘴，显得有些高兴，她以为这是计划之内的。聊了些无关紧要的家常，双方会心地没有透露什么情报。

“喂，你知道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对吧？”

13笑了，她收起匕首，盖上保护套，把它半揣进口袋里，手上还紧紧握着柄，一点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那可不一定，不过我只是说说而已。我看到了一条路，那条路由神铺就，熠熠生辉。”

14觉得她大概是研究那些乱七八糟的研究傻了，毕竟有些主张的科学家最后都跑去信基督教了。谁知13伸出手，她握了上去。

“交给我就行了，不会让你失望的。”13笑了笑，甩甩14较她来说更显纤细的手。她笑着，脑子里盘算的无非又是些无关紧要的破事。她哼着小曲，看着14迷惑不解的表情，嘴角又弯起一抹弧度。对方的手冰冰凉凉的，她却在其中感受到了静脉的跳动，它们是那么热忱。

毕竟她怎么会失败呢？她可是13啊。

棋

30在思考。他在思考该如何避开41的套。

"怎么？你倒是下啊？"41挑衅的声音传到耳边。

"烦死了，你有种看看你自己下的是什么鬼。"

30还捏着黑棋在那思索。

30在工作时间被迫摸鱼了。他本是警卫局兢兢业业的好员工，只是执行任务间隙休息的时间，他又被41拽到办公室陪他下五子棋。这事他不是第一次干了，准确来说是尝试到了背着上司偷偷带薪下棋的刺激感。如果局长要问，他肯定回答我也不要，然后把锅都丢给41。

总之，他被学了些技巧的41下的局给难倒了，可又不好意思认输，只能硬着头皮迎战。

如果走在他上一颗棋子的右侧位，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走斜上方，已经是四子了。如果从另一方战局走，恐怕他又会转移阵地，从左右包抄.....怎么办才好。30紧缩眉头，不知如何是好。

41瞅着他那副痛苦的模样，忍不住露出阴谋得逞的奸笑。30想给他来一拳，却被他拦下："要不试试走这里？"

30摸摸下巴，观察了一下局势，如果下在41指示的那个位置，不仅可以堵住他的四子，还可以延伸出自己的地盘，这样自己就有三个连在一起而没有阻拦的棋了。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告诉自己？30将信将疑，深知41不怀好意。他捏棋的手停在半空。

"怎么啦？我是好心，骗你干嘛。"41默默地撑着脸，"你已经犹豫两分钟了。"

"好吧。"30说不过他，再看了一眼41真诚的脸，只好按下了手。棋子落在了格线交界处，41看起来很高兴。

"这样就对了嘛。"说完，41把手按在了棋盘的另一边。一颗白棋不偏不倚，落在了它的四个同伴身边，一条斜线，无论黑棋的围堵看起来多么天衣无缝，这终究是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

30完全没有留意到他还有这一手。"怎么样？这招声东击西怎么样？"41仰面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地

看着气急败坏的30。

"咳咳，这招确实.....让人想不到。"他抿了一口茶，简短地评价道。

"服不服？"

"不服！再来！"

41就喜欢30这幅被他打趴下还叫嚣着能赢过他的样子。他笑笑，把自己的白棋一个个拣回棋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一定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第二次。"

30毫不谦让，把黑棋落在了棋盘正中央。

等41再落，他再松开手指。你来我往，数不清多少个回合，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是啪哒的一小声，清脆的，很好听。黑色，白色，交相辉映，在格点上拼出一个个好无规律的图案。夏天很热，本应有的蝉鸣声被机械锻造的响声盖过，窗外是灼眼的太阳和用毛笔刷上去似的云，天边飞过一群朝着未知方向前进的鸟，让这座失去夏日的城市难得有了一丝生机。

虽然办公室里开着空调，汗水还是浸湿了30的衣服，沾上汗液的地方晕出更深的颜色。他抹了抹下巴上淌下的汗珠，熟练地接在41白棋的右下角。对方轻咳一声，又露出了他那势在必得的笑容。

30停下来，仔细看看牌局，才发现41这次又是声东击西，引开了他的注意力，角落里的白棋已经连成五子。30把手里的黑子往盒子里一甩："你又赢了。"

41终于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得意地扬起眉头。30知道他这副表情是什么意思——"愿赌服输"。他叹了一口气，自觉地搬走对方办公桌上没处理完的文件。

"记得写快点，今晚要交呢。"那家伙还忙不迭地提醒。

"放心吧。"30伏在41的办公桌上，咬着他的笔杆，琢磨着某个表格。他撑起头，看看小茶几上收拾着棋具的41，看着他依然为胜利骄傲的神情，看着他眉目间隐隐约约、若有若无的笑意。

"唉。"30又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内心浮上了一丝丝莫名其妙的心情，似乎混杂了轻松、喜悦，还有别的些什么东西。

他再次抬头看了看那家伙，正悠然自得地享受胜者独有的清闲。他头一次没想把41强加给自己的工作甩回去，只是承认自己倒霉。

毕竟他曾经犯过的错，总是会再犯第二次嘛。

笑话

为什么一只被剃光了毛的羊整夜都睡不着觉？

因为它失绵了。

冷笑话。18冷得不出声地冷笑了两声。18睡不着，躺在宿舍的小床上辗转反侧。他就是那只羊，那只失去绵毛、冷得发抖的绵羊。

那是18在警卫局待的第一个一月，彼时他刚好在警卫局待了一年，还是一个普通的资料部部员，做

着相当平庸的文书工作。自从他来到这个号称是全百合城最安全的地方，他时常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全感，一种好像是听完十个冷笑话后，背上凉飕飕的感觉。

他时常感到这座警卫局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而他向来是不会感觉错的，他眼前就是证据：一个失眠的员工，是不应该在凌晨两点在行政机关的房顶上看到自己的上司的。他揉了揉眼睛，还没回过神来，32就举起了枪："什么人！"

18连忙举起双手："哎哎哎前辈是我，18！"

见到来者是自己的下属，32放下了枪，没有说什么，独自踩着房梁走回屋顶。

"前辈，这么晚了，您在这里做什么？"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

18尴尬地笑了两声，显然不言而喻。32也会失眠？他天天都在外面做任务，只有晚上才回到办公室检查文件。

"前辈，您是有什么任务吗？"

"有啊，我在这里戍雪。"

32认真的样子看起来怪好笑，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握着狙击枪，看起来好像真是一副戍守在边疆的士兵。

"可是百合城不下雪。"

"那就戍守丧尸吧，反正我可是戍雪大户。"

冷笑话。18又被冷地打了个寒颤，他露出标准的七分礼貌三分尴尬的笑容，扒着楼顶天台的栏杆朝下看去。天上没有月亮，周围很暗，从这里按理来说是可以眺望整座百合城的，但此时这里只有楼下警卫局大门口的微弱灯光，照着远方连绵不绝的群山。四周也有如萤火般微弱的嘶嘶声，让他想起了单机游戏里怪物的叫声。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是怪物嘛！18暗暗想到。

他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记忆里的百合城一直都是繁华而美好的，早上有热腾腾的包子香，傍晚有大人回家时疲惫却幸福的叹息声，花遍地开着，街上遛狗的遛狗、闲逛的闲逛，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谁也不会想到未来的某一天，会变成这般荒芜与寸草不生。莫名其妙的丧尸出现，从今以后孩子们的笑声不会再有了，晚归后的吵吵闹闹不会再有了，明亮到把黑夜吞噬的万家灯火不会再有了，一切的一切只剩下死尸绿色的血液和击落的子弹壳留在街旁。这一切对18来说都太快了，他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恍惚。

二人对夜而坐，相对无言。

"18，其实你都知道了吧？所有。"半晌，32停下擦拭机枪的手，突然问。

"知道什么啊，前辈？"

"所有的所有，百合城的一切，警卫局的大秘密。"

18用膝盖想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并不想装傻充愣。他微微点了点头，听到32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真不错，短短的一年就知道了这么多。35怎么还只让你呆在资料部打杂工？怕是已经内定了吧。"32打趣道。

18摇摇头："我也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想的，毕竟这一切都只是配合他们自导自演的木偶戏罢了。"

"那四月的换届选举，你会参加吗？"

18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纸，对32甩了甩随身携带的演讲稿："早有准备，前辈。"

"啊，那应该是我叫你前辈。"

"嘛，都一样~"18甜甜地笑了，"您可是戍雪大户呢。"

"真是个好笑话。"32点了点头，握紧手中的枪把，"我疑惑的是，你一点没有愤怒吗，或者难过，或者失望？"

"要想在这个阴暗腐朽的世界上活着，哪能对警卫局抱有什么幻想。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习以为常就好。我的心从未，也不再会它为它掀起任何一丝波澜——我已平淡得不能再平淡，就好像听到一个笑话般，笑而置之。"18淡淡地说，"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不会和他们一样同流合污。"

他望了望远方的山脉，远方山脉上的树林，树梢上栖息的乌鸦，尽管没有光，在他眼里却是清晰可辨。"不过我想，我还是得告诉您我今晚为什么来这里，"18收回了目光，转过身望着32，"不是您想的那样因为任务压力什么的。我这人，其实很简单。"

"那是为了什么？"32挑起眉头。

18的笑容明媚得刺伤了32的眼睛：

"单纯和您一样。您猜猜看，为什么一只被剃光了毛的羊整夜都睡不着觉？"

32在刹那间，恍然大悟。无论是令他捉摸不透的18，警卫局隐藏的复杂阴谋，还是世事无常难料的厚重感，他都在听到18提问的那个夜晚，恍然大悟。

哪有什么深层的原因，纯粹只是因为失绵而已。

故地

23对眼前的这片废墟再熟悉不过。

以前这里是一栋小小的居民楼，不同于繁华都市中其它高耸入云、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密密麻麻的房屋，它颇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的风味，老旧的空调外机悠闲地躺在阳台旁，被爬出来的爬山虎和不知名的藤蔓簇拥着。打开落后的指纹锁走进建筑，可以听见一楼的家庭主妇吆喝着孩子们吃饭的呼喊，可以听见二楼贫穷科学家搞砸实验的噼里啪啦声，可以看见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捧着不知哪来的果子一路从天台跑下来，像一个坠入隆冬的盛夏，跳下的每一个台阶都是一场淅淅沥沥的雨。

十几年来他没有再回到这个地方，不过即使它已经不复存在，他还是能在第一眼认出这个他曾生活的地方，仿佛他从未离去。

他小心翼翼地绕过瓦砾和废弃的钢铁残余，踏进陌生的家，却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小小的房子角落塞满了过去的岁月酿成的灰尘，从天花板的吊灯、冰箱顶或是随便哪个角落把他席卷。

绕了一圈，他发现自己已经没办法再辨别什么了，记忆与现实格格不入，似乎完全来自两个世界。他自然也没法像电影里为爱复仇的主角一样在故地找到只剩一角的旧照片，或是曾经生活的痕迹。没有。一切只剩下灰蒙蒙的尘埃和残破的铁皮，没有色彩。

"我应该感到愤怒。"23自言自语起来，捡起靠在墙上的探测铁棍，走到屋外。

永别了，故地，我或许再也不会来这里重游。

这么想着，他绕到屋后，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满载回忆与遗憾的地方。突然，他感到有一只手扒住了他的肩膀，他本能地迅速挣脱，掏出腰间的手枪。

一只丧尸而已，在这一带很平常。不过他此次的任务是在城西北这片废墟中寻找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遇见丧尸就说明他的任务大概是要失败了。

令23惊讶的是那只丧尸仿佛专门藏在这里伺机而动，连一贯敏锐的直觉都无法起作用，仿佛它就是在这里专程等待23的一样。被23撂倒在地，它也没有像普通的丧尸一样疯狂地朝人类扑过去——要知道丧尸之所以被称为"丧尸"，就是因为它们无论遭到怎样的攻击，都像毫无知觉一般盯着目标紧紧不放。

它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支支吾吾，是人类听不懂的语言。"长官长官，这里是23，丧尸还会说话吗？"23小心翼翼地后退，用铁棍与其保持距离的同时打开了通讯器。

通讯器那边的警员显然以为他在开玩笑："你疯了吧，23？从没有研究表明过丧尸有语言功能，它们的大脑甚至都不算是大脑了，它们只是行尸走肉。"

可是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它想说话，或者说，它在说话。

23犹豫了一下，挂断通讯。他没有立马开枪将这只丧尸射杀，尽管他们之间的距离让他能够轻松直中要害一枪将其击毙。

"你想说话，"23热切地对它说，"我知道你想。"

他感觉自己真的疯了，居然尝试跟一只失去自由意志的、死去的生命交流，同时他也感到万分激动。他开始说话，说的是什么，只有这片故地知道，总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我曾在这片故地有过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他们全都死了，一个不剩。

"那天我放学回来，隔壁那一栋已经成了废墟。我疯了似地拔腿向楼上跑，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我在领居家找到了受伤的年轻女孩，我告诉她在这里等我，我会出去叫警察救她。可是等我回来，警员把这片故地用警戒线围起来，通知我我的家已经被毁了，整栋楼都成为废墟。"

23顿了顿，用铁棍戳戳丧尸："你是她，对吧？我知道你是。除了你，没有别的丧尸会留在这里，还对我如此宽容。"

他停了下来，仿佛是在等待丧尸的回应，如果它能回应的话。23热切地期待着。

电光石火间，他被扑倒在地，丧尸像是终于回过神般，死死扼住他的脖颈。也亏23反应快，要是再

迟一秒，他就会被丧尸咬破皮肤。

"倒不是说我怕你，"23利落地爬起，闪过又一次扑来的丧尸，"我跟你说过，我曾有过朋友，曾有过家，曾有过充满爱的回忆，和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世上的人一样：我最终也和他们一样。我已平和地接受一无所有，也不再想找回可能拥有的事物了。我对你的死感到抱歉，但那并不是我身上之物。.....硬要说的话，它属于这片故地。"

23大步向后退，努力不踩到地上的泥泞，与面前穷追不舍的丧尸拉开距离。叙述间，他接到同伴的通讯："喂，23，你在哪啊？快过来，十分钟内要集合！"他回复了一句"收到"，带着奇怪的眼神最后看了一眼这片"故地"——许是眷恋？许是不舍？许是坚定？.....无从得知。

23停了下来不再闪躲。"砰"的一声，丧尸的心脏飙出绿色的瀑布，仰面应声倒地。

"算了，本来就只是自言自语。我还没有疯到指望丧尸代替死去的朋友。"他自言自语着，哼着小曲，把手枪重新别在腰间，平静地跨过丧尸的尸体，朝集合地点走去。

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在这片区域找到人类的痕迹，这很正常，他不甚在意。唯一令他不满的是，他的白衬衫在此次行动中溅上了绿色的污渍和灰色的灰。后来，警卫局把那片地区封锁，原因是防止丧尸影响周围民生。

废墟真正成为荒无人烟之地，从此再也没有生命。